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鄰女語 第二回 清江浦逃兵占作逍遙地 銀河宮老尼演說亂離情

話說不磨別了老管家金融，帶了小廝金利，上了小火輪，一直望清江浦東大道進京的路程奔來。不上半日，走到揚州城外。

這揚州自古稱為繁華之地。不磨遠望人煙稠密，屋脊如鱗。雖不知粵亂以前是個甚麼光景，看到今日情形，便可想到當日二十四橋的風景了。也無心留戀，只聽小火輪早已泊岸。一班附往揚州的客人，個個上岸。接二連三，又來了一班附往淮城、附往清江浦的客人。挨挨擠擠，一個個生恐怕落後。背行李的背行李，招呼朋友的招呼朋友，彷彿忙的了不得一。不磨靜中看那一種忙的樣子，不覺好笑。想到天下人究不知為了何事，要這樣的勞勞擾擾。只待客人到齊之後，小火輪又放了三聲汽筒。頓時水聲隆隆，鐵輪展動，一霎時間，離了揚州城碼頭。

只見一路來船如蟻，無論大的小的，那一個船上不是有寫紅字黑字的黃旗子。也如前日在鎮江時看見碼頭上行李一樣，寫的是甚麼翰林院、甚麼內閣、甚麼戶部、刑部等字樣。不磨輪舟雖逆流而上，卻是借著蒸機汽力，激走如飛。那些扯黃旗子的來船，卻趁著順風順水，直趨下流，也如奔馬一般，按捺不住。一轉瞬間，便又是一樣船隻，一樣景象。

不磨看了一日，想著：「來船如此眾多，大半兩宮西幸，這個北京城裡已走得一掃精光，我還去做甚麼？」想到此地，便生了退悔之意。要想就是這麼回去，不到北京去了。既而又自想道：「不磨，你真好呆嚇！這個兵燹後景致，是難得看見的，是天造英雄膽識的好境界，千載難遇的好機會！我生長綺羅叢裡，生平所干求不得、夢想不到的興味。如何便是這樣沒志氣，要想回去呢？我的父親何等激昂，難道我就是這樣的蕙蕙不成？」想到此地，氣又為之一壯。雖看見來的官船愈多，卻已熟視無睹。

不多一日，遂過了淮城，到了清江浦。卻不見一個鎮江碼頭接客那樣的伙計，一個個自己搬上行李，自己各找安身地方去了。不磨與金利主僕二人，是文明裝束。本沒有甚麼累累贅贅的東西，又是時當秋熱，生恐路上出事，因此行李更少，就是兩個大皮包，一個小皮包。甚麼穿的、用的、睡的、蓋的，都一並在內。主僕二人，手上一提，肩上一背，就是這麼走了。

剛要上岸，忽然船上伙計在艙門口攔著，伸出手來說道：「乖乖，你不要走！我的酒錢呢？」不磨一驚，不覺又好笑起來，就在皮夾子裡，胡亂拿了七八角小洋錢，當做犒賞。這個船上伙計，本來歡喜爭多論少的，後來看見不磨是有洋裝行李的客人，恐怕惹出別的事來，就是這麼放過去了。不磨上岸，偶然回頭看時，見那伙計們向客人爭論酒錢的樣子，有許多令人難堪的。不磨也不懂是什麼緣故，就一氣奔上高岸熱鬧地面，尋個安身寓所。

那裡曉得，挨家挨戶尋來尋去，不是江蘇省勤王兵作了行營的糧台，就是武衛前鋒營陳大人、張大人的敗兵敗將，做了收隊的馬帳。那些兵丁個個手裡拿著洋槍，腰裡插著手槍，槍上套著槍刺。三五成群，都在街上橫衝直撞，七七八八，跳的跳，笑的笑。身上穿的，都是紅紅綠綠的、繡花的、盤金的，也不像軍裝，也不像操衣。看官想想看，是些甚麼東西！

這裡不磨尋不著寓所，看看天色將晚，已是焦急萬分。那裡曉得這些陳大人、張大人的潰勇，一見不磨是個南方打扮的，便指著他，同自家伙裡說道：「你看，你看，他那個殺不盡的二毛子，他又來了。」不磨不懂「二毛子」三個字是甚麼解說，忽然看見那些潰勇一擁上前，都圍著不磨細看。不磨方悟到說的二毛子就是自己。曉得這班人不是好惹的，也不去理他，只顧往前行走。忽又聽見一個年輕兵勇說道：「老帽，老帽，我們兄弟打山西逃命，逃到此地，走得好不辛苦，路上的生意又不好。你看這兩個肥豬很壯的。這不是咱們口裡食麼？咱們矮了化，做一個散伙東道罷。」不磨是一個將門之子，久已知道哥老會、安慶會、巢湖幫、洪幫、衛幫的一切暗號，曉得「肥豬」二字，是有銀錢的口標；「矮了化」三字，是殺人的套語。

不磨聽了這話，不驚不慌，偏在人眾中，揀一個年老的潰勇去問路，問他那裡是安身之所。那年老的潰勇，看了不磨這樣大大方方，倒嚇了一頭冷汗。倒退了幾步，狠狠的盯了不磨幾眼，方答道：「這一帶街坊地面，都是我兄弟們占住了，再沒一個插針的地方。你要安身，除非是到後街寺院廟觀裡，尋個安息去吧。」

不磨聽明，遂稱謝幾聲，與金利放步而去。再聽那年輕的說道：「老帽，你怎麼了？好好的一樁生意，要送把（給）別人，你敢是昏了？」那年老的潰勇答道：「老么，你真是一個抱出籠！你一路上發的水還不夠麼？還要到這地方來想方麼？你要發水，也要到晚上再講。那裡這個時候，就是這麼擰擰擰擰的亂扯白！你在那裡發昏，還說我發昏。你敢是要吃三刀六眼嗎？」說的那個年輕的啞口無言。

不磨回頭看那年輕的雖則無聲，卻是恨恨而去。曉得他們「老帽、老么」，就是兄弟稱呼；「生意」二字，就是打家劫舍；「抱出籠」三字，就是初出茅廬之意；「發水」就是發財；「想方」就是設法；「亂扯白」就是瞎炒蛋；「三刀六眼」，是他們法令，將腿橫截三刀，以見六個血眼為止。不磨裝做不知，假作耳聾，就是這麼無聲無臭，往後街找尋安身之所去了。

誰知夜景朦朧，認不出那裡是寺院，是民家。人人怕這班過路的兵丁騷擾，個個關門閉戶，好像入了無人之境一般。兩主僕來往蹣跚，好似尋梁燕子。尋了兩三點鐘工夫，那裡尋出一點縫兒。那街上一班一班的逃兵潰勇，更見得凶狠異常，個個借端尋覓。偶不經心，便觸犯了他們忌神。不磨小心謹慎，同金利防而又防。

正在焦灼萬分，忽然聽見一陣鐘磬之音。不磨依著聲音尋去，卻在目前。仔細借星光一看，不多幾步，就有白灰粉

過一版（板）高牆，牆中隱隱露出「銀河宮」三字。不磨就猜著幾分，是為避亂的意思。既已認定是寺院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遂急忙忙的去叩門。門裡人忽然問道：「是那一個？」像是女人聲氣。不磨答道：「是我。」門裡人說道：「天下的人，那一個不是誤了這一個我字上。我曉得你是那一個我？」不磨又答道：「不管是那一個我，你且開門，你看我是一種甚麼我。」門裡人又說道：「這個兵荒馬亂的時候，我不問明你是那一種我，不是我害了我自己嗎？我敢開門嗎？」不磨說：「你不用調侃了。我是鎮江來的，姓金。你開了門罷。」

那門裡人一聽，果然開了門。彼此在燈下一見，不覺好笑。門裡人不是別個，就是往年不磨之母常常施與的一個募化尼僧，名叫曇花就是。不磨笑道：「怪道你一聽見姓金的是鎮江來的，就開了門了。你卻錯了主意了，我不是來送佈施的，卻是來打擾的。」

曇花笑道：「我在門裡，聽得聲音好熟，一時想不起就是大爺。遠客臨門，多有開罪。你請到佛堂去坐罷。我要快關門，不要把（給）過路的那些穿號衣的強盜看見，要是撞進門來，那可了不得了。」不磨主僕二人，果然急急走進堂中。曇花關好了門，再來與不磨看坐。不磨說：「你不用應酬了。我知道你還有一位老師父，你快去請出來一見。」曇花進去，果不多時，扶了他的老師父空相大師出來。

不磨在燈下仔細看時，空相已是眉長髮白，貌古於鬆。曇花是素臉淡妝，頗似閒雲野鶴。不磨立起身，遂向空相深深唱喏，並告投宿的來意。空相大師是一個經過洪楊大亂奔走江湖的老妓女剃度的優婆尼，眼光如電，久能識人。一見不磨神采非凡，知道他是一個有來歷的子弟，並且常常聽得曇花說他父母家世，遂向不磨合掌還禮道：「施主請坐。出家人以行方便為心，施主大駕遠來，那裡有一個不款待的道理。雖是尼庵不便留客，但是此時此地，風聲鶴唳，豈忍置之虎狼之口。施主暫且寬心，就在小院客房安置罷。但不知施主安坐家中，此時卻往何地。有何要事，要冒險遠行？」

不磨乃將北方兵亂、破家救人的意思，細說一遍。空相連連的贊道：「此真不愧善門之子。善哉，善哉！我佛慈悲，必能成施主的大願。」遂轉喚曇花道：「你還不快去收拾夜飯嗎？施主路途辛苦，也好吃了早早安歇，明日再趕路程。你快去罷，我在此陪了，你不用操心了。」曇花果望後面安排款客夜飯去了。

這裡空相陪了不磨，說些近日清江浦地面被游勇騷擾情景。不磨方知北方拳匪之亂，竟有蔓延南方之勢。空相又說：「此地寺院，本來最多，現在已十家有九家被北方逃難的官眷借作行台公館。大半因為河下船隻已空，沒處再可僱船，只好等南邊鎮江的船

隻回來，再議逃走之法。雖有一二起在中途折回山西的，都是為著手中空虛，借此打一個沿途地方官把勢的，那裡有一個真心為國、義不忍去的官員！要是這有這般好人，施主你想，他也不逃出北京了。老衲幼遭洪楊之厄，長到今年八十四歲，已是第二世為人。前生不知造了甚麼大罪過，還要再遭此劫呢！我聽見北京有一位甚麼姓徐的宰相，今年已是七十三歲，還是一個不得善終。施主你想，可慘不可慘？雖然老衲出家以來，心如槁木死灰，業已置此身於度外，卻已看得生就是死，死就是生，分不出甚麼人鬼的境界。施主做事，將來必須學到這個地步，方得大無畏的好處，大解脫的真相。施主不要忘了。這就當做今日老衲見面禮罷。」

不磨聽得這番議論，不覺毛骨悚然，連聲答道：「蒙老師父指點，這真真可以做我的前途引針。不磨雖愚，總想做到這個樣子才是。」空相忽又笑道：「施主是佛門過來人，老衲多言了。」說時，曇花已將飯菜擺齊，請不磨自用。不磨忙起身向空相道謝。空相說聲：「施主請用，明早再見吧。」就拿了念珠，往裡面去了。

這裡金利服侍不磨晚膳，曇花橫坐相陪。說起不磨小時怎麼樣頑皮，怎麼樣玲瓏，又說老太太如何教訓，如何善良。不磨無言可答，一面吃飯，一面對曇花點頭微笑。原來這曇花也是半路出家，深有閱歷之人。看見不磨不答他的話，他又變一番言語，來慰他的客中寂寞。不磨深知其意，用心打聽他近日遊勇情景。曇花一一說知，又說道：「夜間呼嘯之聲不絕於耳，大爺要聽見了，千萬不可開門出去惹事。這是不好玩的。大爺記在心上。貴管家也不要出去為是。千萬千萬！」說畢，看見不磨飯已用完，就引著到一間極雅致的精室，作為行榻。

不磨四圍一看，覺得風雅之中，仍寓繁華之景。繡花屏幅，沒有一幅不是蝴蝶雙雙，鴛鴦對對，料想是女孩兒慣技，也不去理會他。剛要坐定，曇花即告辭而去。忽覺撲鼻奇香，醒人煩惱，仔細一尋，乃知是架上蕙花，開得蓬蓬勃勃。不磨甚喜，且去躺著，領略這幽香滋味。靜中聽得曇花招呼金利吃飯聲、洗碗聲、收拾廚下聲、金利在下房鼾睡聲，聲聲入耳。恍惚要睡去光景，忽然聽見遠遠一片發喊聲，頓時間兒啼女哭，悽慘滿耳。

不磨剛要起來，忽聽曇花走來，到空相房中說道：「師父，師父，他們又乾這個營生了！今夜更比昨夜鬧的凶，竟是放起火來了！」老尼答道：「你是生長太平之世，那裡曉得亂離時苦況！想必這又是強姦不遂，放火燒林，以便下手動搶的意思。我想我那年十四歲初到南京的時候，那一處不是滿眼富麗之景，後來又那一處不是瓦礫之場。我看見那極盛的時候，那些來嫖的客人，不是候補官兒，就是那混世魔王的少年公子，那一個不威風凜凜，得意揚揚。那裡曉得後來比我們這時候還不如呢！那家裡燒得精光，搶得精光，一個個逃的逃，一個個降的降，做長毛的做長毛，做叫化子的做叫化子。還有那年輕的世家少爺，更弄出奇怪樣子來了，搽粉抹胭脂，包著頭，踮著腳，裝著女人的模樣，做長毛的小把戲。那些女太太們更不用說了，不是弔死的弔死，殺死的殺死，也是一個個跟著長毛，做真人的做真人，做王妃的做王妃去了。那裡曉得後來長毛打了敗仗，厭棄他們做真人的、做王妃的、做小把戲的累贅，一個個把他們殺個淨盡。還有那殺不盡的小孩兒，都一個個丟在河裡。可憐呀！那些無千無萬的死屍，拋棄滿地。天氣也剛碰著熱天，不到三天，爛得個南京臭氣沖天。又沒得一個人來收屍，都餓了野狗。狗來吃死屍，又不是好好吃的，都是你搶我奪，把個死屍分做七八十塊。那街裡屋子裡，那一處不是死屍，那一處不是人骨頭！狗吃了死屍，眼睛都紅了，見了活人，也想要吃人的樣子。我那時年紀小，我怕那狗，也同怕官兵怕長毛一樣。好容易等到官兵來了，以為可從此平安了。那裡又知道，官兵說我們做百姓的不該降順長毛，放開手來殺。可憐呀，可憐呀！我們做百姓的知道甚麼是官兵，甚麼是長毛，只要不殺我們，就是好人。這些官兵一殺更殺得慘了，殺得個街上人堆積如山。也有殺死的，也有殺不死的。也有做狗叫的，也有像殺的雞一般，眼睛閉了，腿還動的。有的求死不得，痛苦難當，求過路的勒死他的。有的沒有膀子，沒有腿，還在地下爬的。那時候我也看得多，這時候說也說不盡了，那裡像你這麼好福氣！」尚未說完，忽聽曇花一聲「啊呀」，老尼就不說了。

要知啊呀一聲，是個甚麼要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原評：

逃官官船，趁著順風順水直趨下流，語甚雋峭。

不磨退悔之意，人人做事有此境界。所以君子以堅忍為心，不負初志為訓。

亂離為天造英雄好境界，是有閱歷語。試問古今來真英雄，那個不是從困苦中出來？那有一個坐著說空論的？

寫逃兵的情景，歷歷如繪，惜未能將會黨暗號全行披露，以惠行路之人也。

不磨叩門，倉卒語結不得出。寫出行路人辛苦，望門投止之景況可想。

天下只為有我無人，故而大亂。曇花禪機隱秘。

老尼說亂景如此可慘，兵爭者其引以為戒。